

杭縣志稿

第十六冊

市仲遜題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一

藝文二

明嘉靖仁和縣學科目題名記 辛丑進士張洽撰

仁和縣儒學舊有題名錄領薦之士甚盛典也歲久

文刻剝蝕漫無所攷嘉靖二十二年適河汾文谷孔

公督學兩浙慨然以古道造士士類莫不砥礪興起

時樂平程侯適蒞茲邑思舉廢墜念斯碑之遂湮將

未漸無所紀乃與司訓芮君搜括闕略載之文石垂

之永久屬予紀其事予忝鄉邑後進菲薄無文承諸

君子之鄙乃僭言曰於戲科目之設久矣自隋唐以

迄於今上下無慮數百年其所登拜即古選拔造進

之士固賢科也。名而書之宜哉。夫名于學者業之成進身之始。士之舉于斯者其所志豈不願歟。方今中外諸司庶府百執事以朔公孤職任司咸由斯薦始士之得遇于斯者亦云幸矣。而其名遂因以不朽。是豈徒尚尊顯侈榮稱哉。彼其窮經飭躬日夕講究琢磨者固已的然有在。究其所建立即其所學者耳。是故其大者贊襄輔理為時阿衡。其次政事文章能自顯于當時。雖功業略殊要之不負所學則可矣。茲因錄先達姓氏歷歷可指。以今觀之某也碩德某也立政某也學問彰彰為後式程其或否者。今且耻之。

然則後之視今亦若是矣。是學也。豈徒習知其人。其有闕于風教。顧不大哉。石高文餘列其上者。自洪武己酉科至嘉靖癸卯科。共百三十四人。虛其可錄若干人。此俟後之達者。

宗華庚錢塘縣尉司聽壁記

錢塘尉承平時號八仙。裕陵覽西湖圖。嘗有真仙尉之語。則有真仙亭。東坡倅杭。率賓僚來游時。則有英游閣。林和靖訪謝尉賦秋水芙蓉詩。則有詠物樓。陳後山寄興高遠形於篇詠。願得終身為禦寇。亦可想其盛也。南渡後。公宇弗存。僑寄昭慶寺。隆興癸未。施

君溫舒徙望湖樓之桃園。規制草創逾四十年。因陋就簡。漫不加葺。問豈無思復舊觀之人。蓋自駐蹕為行都。錢塘為赤縣。尉職始冗。官府百需悉倚辦。文書督趣旁午。有呼叫於門。吏縮頸潛遁。尉惴惴焉救過不給。奚暇營繕為哉。嘉泰辛酉。永嘉高君不倚實來環視。金棟橈椽腐若將壓焉。欲增葺之。顧自謂身為親民官。毫分未及田里。不敢問。越明年歲稔。官閒乃謀工師。乃度經費。乃有請于郡。若邑雖上下一辭。或相茲役。然聚財貯糧。力有未及。又明年將瓜代。曰。是豈可累後人。乃捐己俸。並郡邑所助。撤而新之。廳堂

室廬舍二十有一闢堂曰耀桂曰平湖亭曰真仙軒
曰清風今大參許公為之隸古以扁其楣既成欲以
先後莅職姓名刊諸石歲月遠者莫考獨張仲彥見
於王隨放生碑許純見於東坡奏議他不可復得乃
斷自紹興二十四年而下得十有七人求記于余余
以為尉之官最卑有材未易展信足以孚乎下而道
不能獲乎上雖有志矣其遂高君蒞官甫數月以鎮
廳登太常第雍容閒雅裁剴有餘題名小事倘職分
所關有一未舉決不暇及今也易隘陋之居為高明
在簞楚塵埃間文之以禮樂百廢俱興一毫無擾亦

可謂之難矣。余故樂為之書。以告後來者云。

宗素肅錢塘縣尉司聽壁記

官府之居於仕宜。山水之樂於隱宜。二者不可得兼也。居官府矣。簿書囂塵之間。適與山水會。蓋亦有之。然或瞰巖而倚麓。或阻澗而臨流。是一邱一壑。非山水奇觀也。至於戶庭之旁。四望而群峰獻狀。几席之上。旁睨而巨浸揚瀾。又亦有之。然地靈不足以動大君之品題。景物不足以發名勝之吟賞。則亦未為山水之遭也。間有遭焉者。曠而遐野。而僻。非能依神京之樞極。近金城之觚稜也。幸而密邇都邑矣。棟橈弗

支庭蕤不治而山水精神藐若不接遇者太息若令
錢塘尉治不過適與山水會而又飽湖山之奇觀焉
不惟奇觀足以娛目而又有裕陵真仙之褒和靖後
山詩人之詠南軒名堂之勝焉不唯品題吟賞之有
遭而又依天子建都為赤尉焉不惟跬步修門而又
有如余君子大之賢能使所居官大復創公宇足以
稱赤尉之居哉山水之秀焉吁其可謂兼仕官隱居
之兩全者矣由嘉泰而上廢興顛末壁記略具寶慶
元年冬余君實來覲治舍傾頽慨而曰今朝廷百司
庶府粲然維新吾秩雖卑豈可因陋不改為耶已而

職修務簡亟請於府尹尚書袁公公喜為闡端厚助
廼經之營之築石塘二十尋以護其趾為屋五十楹
加於舊址五之二廳事名廡既崇既敞堂曰擢桂曰
平湖軒曰清風延賓之室曰真仙樓曰英蔭其下曰
詠物皆固前人命名又命其亭曰水雲經始於二年
仲秋越六旬告具季冬之月余往過焉輪奐聲飛恍
然改觀君因俾記其事余謂風景係乎人不係厥居
今夫京邑繁盛可以錫情舒歎惟有湖山之樂居闡
閣而時至者鮮矣列簪纓而時至者益鮮惟漁童樵
叟旦暮寢食乎其中而不知味也尉居於斯可以知

味矣。然盜屏姦竊則靜對湖山，神怡意適而有快於心。其或無以獲乎上，無以安乎下，則雖境清居潔，心營之而不暇顧者多矣。繼是而欲知山水之味，如余君盍姑內省其職乎。職舉而居葺，歲久如一日也。樓以英游名，實取東坡帥杭率賓僚來游故事。尚書既祠坡仙矣，三年仲春與客蒞止。君方贊帥幕，主賓歡洽，而又踵聞人舊游，不知坡仙時為尉者，真見知如此否乎？故併書之，使來者信余君之獲乎上而安乎下也。

錢塘尉司舊廨在錢塘門外，仁和尉司舊廨在

艮山門外范浦鎮府志列古蹟咸淳臨安志有
錢塘縣尉司廳壁兩記錄存之

明錢塘令文公去思碑董溪臣撰

錢塘邑侯貞亭文公嘉靖壬子秋來尹是邦迄今兩
辰夏蒞治五載政平民安聲聞於朝擢地官郎行有
日矣坊長相聚于里士人相聚于學商賈相與聚于
市農夫相與聚于野留之而不得懷之而莫能置也
隴石邑門將以紀公之德而垂無窮之思也咸造予
徵文焉余迺言曰吾嘗讀漢循吏傳文翁治蜀仁愛
下士傳之青史公豈其苗裔耶何以繫四民眷眷之

思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縣君父母之職也為
民父母而能舉其職猶嬰兒之繫心於乳母也離之
而能忘情乎公之尹是邑也吾則能言其詳公之蒞
治也不峻城府不厲芒角恢廓之度渺不可測簡節
于催科而差賦悉舉疏目于聽訟而奸宄懾服坦懷
率物于士大夫而請託不行遠迹于士人而有求必
應蓋其沈識遠度廉而不削直而不紱闇然而不露
而機智明察無遠不屆無微不燭茲豈戔戔者所能
較量哉兵興之際有遠于計而病于吾民者每與大
僚論列可否即有所隨亦且陽予而陰持之嗟夫吾

杭當四方舟車之衝民之疲敝極矣而又因之以師旅加之以饑饉與不必期衆少期于當厄矧公以深仁厚澤霑漉吾民者乎是我公之去也民之困於兵興者曰其誰障我疲于差科者曰其誰庇我縱情于苛察而視民如草芥者曰其誰鞠我後之繼公而令者其能跡其芳躅哉繼不繼不暇論而疇昔之怙我恃我覆我者又曷能已其無窮之思乎此去思碑之所由作也公名階字克升別號貞亭嘉靖庚戌進士明錢塘令湯公碑金學曾撰

安陸湯侯莅錢塘六祀有奇德化翔布自鄉薦紳孝

廉文學而下以逮黃童白姬周弗誦湯侯仁侯今之
名杜冀永怙我恃我會天子特詔徵郡邑治行高等
將臚於銀臺青瑣首徵湯侯弓旌戒嚴旦暮趨駕冀
之而不得則思思之而無所寄則雍棠岷石鬱然興
懷而走千里問記不佞不佞曩承乏楚安陸宇焉今
侯莅茲土不佞獲受宇蓋底在宇下匪夕朝矣錢塘
居虎林郡治十之六七為海內大都通邑輜軒所營
臺府文闢伏謁十三酬接十三所謂坐堂上治案簿
記會纔十之三四耳而牘立案上如山會稽波屬堂
下跼而伺堂上睨而視如魑如蜮者日數千百指心

不給計手不給裁而侯至穆然臨之不啻給也侯為人若冲若樸若斷斷無枝至登堂左右顧則豪胥辟易不敢前語若不出口然至剖擊刁梗獄片言立折如噬膚且日造臺府近伺輔軒式鄉閭折節恭謹而毅然無所事拔援拔援亦寡及之其讞決無小大不移晷而畢逋稅無遠近立取辦而不苦痛利興無大害祛無細免脫鵠起求獲乃已以故不為赫赫名而與民多所更始民不知勞而安享利其大者如逐蠹胥數十人驅白役數十人而公府肅遣偽剋印偽削牘者而爰書靖置日總流水二籍搜收納給解諸竇

清湮沒土田以畝計數千、戶口以口計亦數千、而會計明置額、教唆者門坐、控誣人命者如律、禁橫勾攝、有勾攝輒聽詰人自攝及三老攝之、而里陌寧平、反大辟冤者若而人、釋久羈黃耆無告者若而人、而狴犴清、他如禁興販、逐豪犂、長驅巡、攔關索人者、建常平倉、嚴保甲法、設火備、備火時拜火、反風、斂政良法、更僕難數、而乃以其間行學宮、修古文禮樂之事、講解聖諭、表章考烈、建文昌閣、葺社學、遴教讀、教以小學、考經、稍稍追其俊者、為之課業、講藝、稱彬彬焉、其眎通邑若十室邑、不啻給也、眎山立波屬、若風靡塵

沒眎疆域若倪孺若虛無人而士大夫眎侯始若澹
卒乃歸真胥吏始若厲卒乃警明氓隸始若防卒乃
化誠總之則仁心為質剋決佐之芟稗莠察敗群而
良民乃始安堵于以誦仁侯信仁矣夫不佞讀史循
良之吏專美漢代如嚴使君流血朱戶握手摺腹左
右交口助其赫赫而潁川次公方且行閭閻布寬和
有使從四方來齎璽書黃金乃不之河南之潁川西
行鄴令凜人於谿谷望之如神鬼而心實畏遠之孰
與召杜兩公無他奇人人父母之累於縹緲即到於
今人人父母之矣湯侯仁何下潁川民怙恃侯何下